

钱乘旦
总主编

The Process
of World Modernization

世界现代化历程

 江苏人民出版社

— 俄罗斯东欧卷 王云龙 刘长江 等著 —

钱乘旦
总主编

The Process
of World Modernization

世界现代化历程

江苏人民出版社

俄罗斯东欧卷
王云龙 刘长江 等著
本卷作者 马海英 王云龙 冯雪 刘长江 余雄飞 陈吉庆 胡鹏 崔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现代化历程:全10册/钱乘旦总主编.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214-15254-1

I. ①世… II. ①钱… III. ①现代化研究—世界
IV. ①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8008 号

世界现代化历程

总主编 钱乘旦

书 名	世界现代化历程·俄罗斯东欧卷
著 者	王云龙 刘长江 等
责任编辑	王保顶 张晓薇 于 辉
装帧设计	刘亭亭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338.75 插页 40
字 数	4 540 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5254-1
定 价	980.00元(全10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世界现代化历程》总序

钱乘旦

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大约从二十多年前开始进入高潮,到现在已趋平静,不像前一段时间那样火爆了。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化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高度走红,涌现出一大批国际知名学者,也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后来,研究渐趋平稳,慢慢退隐成学术研究中的话语背景。但它的话语威力至今仍然强劲,现在,几乎每一个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受到它的学术影响。有些人不一定赞成现代化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甚至不赞成现代化研究本身;但现代化研究的思维逻辑却深深隐藏在当代学术话语结构中,没有人能够忽视它,更没有人能够避开它的影响。

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渗透在各个学科中,甚至渗透在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思维方式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至今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仍然是无数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普通中国人也许并不明白理论上的“现代化”究竟是什么,但“现代化”对他们而言却是一种向往;在今天,现代化仍旧是国家的目标,是民族的追求,也是一种现实中的生活。

中国的向往与它近代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一百七十多年前,中国的

大门被西方打开,几千年的文明遭受严重冲击,而冲击最强烈之处,是中国历史自身运行的轨迹被打乱了,中国被迫面对世界,并且去适应那个世界。经过一百多年的摸索,在经受了最深重的苦难之后,今天,中国已重新屹立于世界,成了这个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尽管已取得伟大的成就,但现代化仍旧在中国持续,它还有许多事没有做、而必须去做。这就是现代化研究在中国持续展开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背景,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就体现在这里:它一定要和历史与现实交融一体,体现出对时代的关怀。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和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就有很大区别了,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是立足于本国的需要,因而着眼于本土;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则把矛头指向别人,想通过学术方式把自己的判断传输给别人。我们都知道现代化研究起源于西方,二战后,西方面对一大批新出现的独立国家和新形成的世界格局,一方面想了解这些国家,另一方面想控制这个世界,就迫切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学科,提供新的研究方式和新的视角,“现代化研究”于是应运而生。现代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多维度的新领域,综合着许多学科的努力;但西方的目标,是影响新形成国家的发展方向,用自己的形象去塑造世界。

但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却是为中国服务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全力以赴地投入现代化,它迫切需要了解外国,了解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它希望知道各国曾经犯过的错误,也希望知道各国所积累的经验。所以,了解其他国家、为自己提供借鉴,这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地,也是它最大的特点。由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是为本国服务的,所以它的观察就带有明显的批判性,其选题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它用批判的眼光观察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也从批判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现代化。

从宏观角度看,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过程,时至今日,这一点已经很明显。几百年来世界的变化都可以用“现代化”这个词来概括,尽管人

们对“现代化”有不同理解,词本身甚至文不达意、表意不明。但它所表达的内容和历史过程却是明了的,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有些人因为“现代化”这个词表意不准确而不承认现代化过程的存在,这个逻辑很奇怪,因为任何一种语言中的任何一个词都会有同样的缺点,这正是人类语言的一大缺陷。事实上,“现代化”所表达的那个过程不仅存在,而且是世界性的历史现象,在过去几百年中,在世界各地,都有先有后地发生着类似的变化,变化的方向一样,变化的结果也基本雷同,这就是世界现代化。世界现代化首先表现出巨大的共性,即相似性,是共性使“世界现代化”得以成立。但现代化在世界各地又有不同——道路不同,经历不同,模式不同,表现方式不同,成功与失败不同,经验与教训不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特殊性。特殊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可能表现,由于其文化背景不同,历史传统不同,置身于其中的当事人不同,时代与社会环境各不相同,主观与客观的因素相互交织,就演绎了世界现代化的多种途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不同“模式”。现代化研究离不开对“模式”的研究,而“模式”则既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也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性,因此,现代化研究就是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和特殊性进行交叉和立体的研究,在研究中,共同性和特殊性都得到体现,从而使人们对现代化过程有完整的了解。

本书把着眼点放在“模式”上。十卷的分工,“总论卷”提供讨论的框架,对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学术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回顾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过程,并提出一些共同问题。其余各卷按地域分工,分别讨论一个地域的现代化“模式”问题。在一个地域中,可能因为存在着某些比较明显的共同性特征而生成一种地域性“模式”;但也可能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模式”,分别由若干不同国家为代表。必须说明:“模式”与地域可以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处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也可以形成类同的“模式”。对“模式”的探讨使我们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地区与国家的情况有更深刻、更具体的理解;而通过对不同的“模式”进行分析

和比较,又使我们对世界现代化的整体过程有更好的把握。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在《世界现代化历程》这部书中所作的研究工作。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希望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某些借鉴;同时,也希望对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做一个阶段性总结。

参与本书写作的有国内许多所高校的学者,他们都曾对现代化问题有过探讨,并且对自己所研究的地区和国家有深刻的了解,是各自领域的出色专家。改革开放后,国内已涌现出一批区域·国别研究的专家,他们的研究覆盖着世界上相当大的地域范围,这是值得欣慰的,没有这样的人才准备,就不可能写出这部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为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做了重要的工作,所有作者都对此十分感谢。

本书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模式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完整的成果,体现着十年来数十位学者辛勤工作的成果。

我们希望这部书能够对中国的世界现代化研究做出一点贡献。

2015年2月,于北京

目 录

导论 1

第一部分 俄国现代化:寻找俄国特殊性 9

第一阶段 沙俄时期资本主义现代化 9

第一章 沙皇专制制度下的改革 11

第二章 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 63

第三章 民粹派与白银时代 105

第二阶段 苏联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 127

引言 129

第四章 苏联政治体制的兴衰 133

第五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197

第六章 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与演变 258

第三阶段 苏联解体后的曲折起伏 291

第七章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解体 293

第八章 从叶利钦到普京 314

第九章 俄罗斯未来的发展	351
第二部分 捷克现代化:依附条件下的国家发展	363
第一章 捷克国家的起源与早期工业化	365
第二章 第一共和国:发达的现代化与夭折的民族国家	379
第三章 苏联模式的建构与解构	388
第三部分 波兰现代化:从失国到转型	415
第一章 波兰民族国家的生成与解体	417
第二章 苏联模式下的国家发展	440
第三章 社会民主主义尝试	465
参考文献	492
后记	502

导 论

苏联俄罗斯和东欧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与现代化模式,既具有相近的共性,又具有各自的特质。共性是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具有后发性,特质是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具有个性化形态。由此,在解析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时,易于陷入两种误区。一是强调共性,笼而统之地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归入一种大而化之的“模式”;另一种是突出特质,千里莼羹地把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罗列为多样性的“珍馐”。事实上,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没有脱逸出现代化的普遍规律,相反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来的特质,更加印证了现代化既是世界历史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每个国家或地区以各自的方式必经的历史阶段。因此,用特质否定共性与用共性否定特质,都是片面的,都偏离了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

从文献与学术积累的角度出发,我们选取俄国、捷克、波兰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互有交集,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同在社会主义阵营生活了四十多年。通过解析这三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捕捉出其现代化特质,进而概括出它们的现代化模式,这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学术工作,对于这三个国家、特别是俄国,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灿若星汉。站在前辈与时贤的肩上,既不拾人牙慧,又能有所前进,把这三个国家现代化模式概括出来,是我们的任务。

一、俄、捷、波三国现代化模式的二律背反

俄、捷、波三国乃至整个东欧地域的现代化,都是以西欧的变化为背景的。在现代化历史运动的结构形态,即国家与社会层面上,西欧现代化原发地域呈现为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互动性推进。东欧是现代化大潮溢出西欧最先波及的地区之一,因而东欧国家现代化模式是现代化后发地域的原初形态,其中内蕴的传统性与现代化的异化与扭结,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既是启示,也是警示。

自彼得大帝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俄国一直在寻觅、尝试、实践一条与西欧不同的现代化道路。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启动了以“西化”为特征的俄国现代化,但它在“以欧化俄”的同时,也“以俄化欧”。以欧化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以俄化欧,则冷僻一些。所谓以俄化欧,就是彼得大帝在“欧化”改革的同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利用西欧的技术、制度、物质与精神资源,构建出具有俄国特质的现代化样貌。17世纪末18世纪初,政治方面,西欧国家正在由绝对主义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而彼得大帝通过“欧化”改革,彻底消除了俄国延续近800年的等级君主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制,把贵族制封建国家转变为君主制专制帝国;经济方面,西欧普遍已经废除农奴制,生产要素市场配置机制运作百余年以上,而彼得大帝大大地强化农奴制,建立起生产要素权力配置的沙皇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社会方面,西欧市民社会发育成形,由封建等级社会向资本主义阶级社会转型,而彼得大帝以农奴制为经济基础,用中央集权制国家取代社会,构建了官僚贵族主导的社会结构。彼得大帝成了俄国现代化的初始符号,也规定了俄国现代化的路径依赖。彼得大帝造就的俄国,既不是西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没有西欧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彼得大帝的现代化举措,“化欧”的一面与“欧化”的一面同等重要,两者互为前提与结果。历史地看,彼得大帝的逻辑是在现代化后发地域,以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推进现代化,用国家建设替代社会建设。彼得大帝的逻辑也是俄国现代化的逻辑,从此,“欧化”和

“化欧”以共性和特质的话语形态,贯穿俄国现代化进程迄今未了。

捷克现代化进程极为特殊,在民族国家未建成的条件下开启现代化,作为奥匈帝国最先进的一部分率先启动工业化,并一举在奥匈帝国范围内拔得现代化的头筹。捷克现代化模式显示,在不具备民族国家的条件下,也有可能实现特定地域的现代化。捷克现代化与周边帝国、大国密不可分,其现代化既具有自生性,又具有外附性,自生性与外附性结合构成了捷克现代化的特质。捷克每一次克服外附性,现代化就发生路径转换,即由一种现代化的“共性”转换为另一种现代化的“共性”。今天的捷克共和国是波西米亚的继承者,波西米亚是中世纪东欧斯拉夫民族海洋中的拉丁文化孤岛,它曾经是西欧宗教改革的先声,15世纪初,捷克神学家胡斯发起宗教改革,成为16世纪宗教改革的前哨战,开始颠覆罗马教廷的普世权威。1618年,波西米亚新教徒举事,引发了“三十年战争”,导致以《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为标志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创立。19世纪初,随着拿破仑解散神圣罗马帝国、法国大革命理念的传入,捷克逐渐滋生民族认同感;19世纪,捷克地区出现了两种取向的民族主义思潮,一种是上承胡斯改革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利用沙皇俄国打击哈布斯堡王朝的泛斯拉夫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突出捷克的文化特质,泛斯拉夫主义强调捷克的斯拉夫民族属性。尽管两者着眼点不同,但是都彰显了捷克民族企图独立于奥匈帝国的意愿。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捷克独立了,走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政治上实行代议制民主,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捷克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进入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行列。但是,地缘政治区位决定了捷克现代化多舛的命运,通过《慕尼黑协定》,英、法放任纳粹德国攫取捷克,捷克又一次被纳入到德意志帝国范围,民族国家得而复失。1945年5月8日,科涅夫元帅指挥的苏联红军打垮纳粹德国军队,解放布拉格,捷克民族国家光复了。在解放捷克的苏联红军中,有一位集团军政委叫勃列日涅夫,此人在1968年扼杀了“布拉格之春”。1945—1989年,在华沙条约的保护、亦是监护下,在“经互会”国家分工体系中,捷克现代化蜿蜒前行,照搬了

苏联现代化模式的“共性”。尽管如此,捷克仍然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自生性,其标志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1989年东欧剧变后,捷克并没有像其他一些东欧国家那样完全照搬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是从本国实际出发,采纳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以相对小的代价和相对平稳的方式完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的过渡,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捷克与斯洛伐克和平分手。

波兰现代化一波三折,地处欧洲地缘政治的核心区间,其现代化进程与俄国和西欧形成鲜明对照。18世纪末波兰被瓜分前,政治方面实行贵族民主制下的君主制,而西欧普遍是绝对主义君主制,这从制度上决定了波兰亡国的命运。经济方面,封建贵族庄园经济加上重商主义,根本无法同俄国的沙皇资本主义和西欧的重商主义竞争。社会方面,波兰是典型的封建贵族等级社会,面对外来入侵势力一盘散沙,形不成全国抵抗力量,只能被列强肢解。亡国后,波兰民族意识逆势生长,反而异乎寻常地强烈起来,特别是对周边大国、主要是俄国与德意志的仇视与日俱增。波兰现代化首先表现为亡国条件下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是复国的民族认同。波兰现代化的首要特质是护国,在列强环伺中争取恢复国家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复国,实行远交近攻的国策,交好英、法,警惕德、苏,这使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现代化摇摆于英法模式与德苏模式之间,波兰愿意走英法式现代化道路,但是由于对亡国历史的集体记忆,波兰认识到必须加速现代化才能保障民族独立,于是它选择了与德苏模式接近的“萨纳齐”护国性现代化模式。但是,它未能避免再次亡国。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17日,波兰政府出逃,德军占领波兰。同日,苏联按照《苏德密约》,占领波兰东部,将其划归白俄罗斯、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

1945年,波兰裔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率领红军解放波兰,波兰无可选择地进入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现代化模式的藩篱下,波兰仍会下意识地时常展现出自己的特质,从哥穆尔卡的“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到雅鲁泽尔斯基先发制人的“紧急状态”,从“波兹南事件”到“团结工会”,

波兰对苏联现代化模式时不时地表现出背离。1989年上半年,雅鲁泽尔斯基领导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放弃国家领导权,由“团结工会”组阁。“团结工会”政府采纳西方理论家提供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全力推动波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结果是灾难性的,全民财富大幅度缩水,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民怨沸腾。1993年大选,由统一工人党转化而来的社会民主党获胜并组阁。社会民主党采取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转型方案,稳定了局势,缓解了矛盾。1995年总统大选,“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被社会民主党领袖取代。从此至今,无论波兰政府如何更迭,社会民主主义的国策没有动摇。从亡国到复国,从“萨纳齐”到社会主义,从新自由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波兰现代化九曲回肠。

二、俄国现代化模式的特质

“天下动之至易,安之至难。”^①俄罗斯现代化自彼得大帝启动以来,既采纳西欧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又兼顾俄罗斯的特质,进而内化为路径依赖。正如钱乘旦教授指出的那样:俄罗斯现代化标志着现代化浪潮第一次向“东方”挺进,进入一个“非西方”国家。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它形成以东正教和沙皇专制主义为特征的“俄罗斯文明”,尽管在其他“非西方”国家眼中,它仍是一个“西方”国家,但俄罗斯自己却不这么看,因此它在接受西方传来的“现代化”时,它便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俄罗斯特殊性”,并时时力图把它清楚地表达出来。尽管俄罗斯在寻找它的“特殊性”,但在它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却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个“共性”,即一切“非西方”国家,其现代化都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对抗特征,这种对抗不仅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对抗,而且表现为“本土”与“外来”的对抗。俄罗斯现代化就是在这两种对抗的激烈冲突中踟躅向前的,其激烈的程度,历时之长久,都是“西方”国家所无可比拟的。西方国家现代化也充斥着转型的冲突,但不会存在“本土”与“外

^① 罗贯中:《三国演义》,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0页。

来”之争,也不会像俄罗斯那样始终困惑于是否应坚守一个“俄罗斯特殊性”。在坚持“本土特性”方面俄罗斯尚且如此,那么其他“非西方”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俄罗斯现代化至少表现出两大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作为一个庞然大国,俄罗斯回避不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这是一个“共性”;另一方面,作为有自身传统的真实文明,它又时时刻刻要表达自己,表现出自己的“特殊性”。这样,就使俄罗斯现代化道路漫长而曲折。^①

世界历史范畴的现代化发端于西欧,西欧是现代化的原发地域。一般而言,欧美学术界对于现代化原发地域的研究,很少使用“现代化”一词,而是更加偏爱“现代性”。在现代性的话语背景下,欧美学术界的现代化研究是针对其他地区的,这本身就内置了现代化研究的偏好,异化了现代化研究的取向,使得无限丰富的人类现代化进程抽象为屈指可数的若干“范式”。即使在现代化原发地域,现代性的历史演进也不支持单一“范式”。而现代化越出原发区域,向其他地域推进时,就出现以“西方”与“本土”为表现形态的“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突,这样就使现代化驶入“中体西用”或“和魂洋才”的历史漩涡。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性化解现代化的方式与手段渐趋高明,升华出另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它突出历史的传统或民族的特质,局部更改或整体替代西欧取向的现代化。俄罗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引人注目,钱乘旦教授指出:“俄罗斯特殊性……揭示了一个普遍现象,即现代化向非‘西方’文化地区推进时,将和当地固有文化发生冲突,因此现代化过程就会表现出种种多样性……但现代化的潮流是不可改变的,现代化总体方向也不可改变。俄国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特殊性,它必须服从现代化的共性。”^②

俄国内蕴拜占庭的余绪与鞑靼蒙古的遗存,以“第三罗马”自居,以欧亚性(Евразия)自诩。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打开了面向西欧的窗子,

^① 钱乘旦:《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页。

^② 钱乘旦等:《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7页。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①洞开了俄国面向西欧的精神门户,也就在这时,西欧化与斯拉夫两种取向纠缠上了俄国,历经300余年,直至21世纪仍难解难分。三百多年来,无论沙皇俄国的现代化还是苏联时期的现代化,都具有历史与传统给定的特质。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甘于平庸,也不认同于追随,而是独辟蹊径,历经百转千回,始终如一地追求特质,彰显特质,运用国家机器,强力地推进现代化。

19世纪,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与辩证法的批判性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学说体系。经典作家认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各个地区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相互隔绝是分散的。进入到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通过开拓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进行生产要素与非生产要素的利益最大化配置,彻底消除了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相互隔绝与孤立,各个国家、地区与民族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及其消费彻底变为世界性的。这为文明变迁与社会转型提供了物质基础、制度空间和精神资源,资产阶级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主体而出现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②这就是现代化的全球拓展,从彼得大帝开始的俄国现代化进程就置身其中。

20世纪苏联的现代化实践与社会主义经典理论之间存在差异,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并未充分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本质优越性也未充分发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成

^① Enlightened Absolutism,直译应为:开明绝对主义,从中国学术界惯例,仍名之“开明专制”。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255页。

熟后出现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西欧,关注在新的、更高生产力的驱动下,资本主义通过何种途径、应用何种方法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及其初级形态——社会主义,是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远高于资本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完成现代化,为共产主义及其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提供物质基础、制度前提与精神铺垫。

但 20 世纪在苏联出现的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言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相反,它是与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的又一条现代化道路,也就是替代资本主义道路的另外一种现代化模式。俄国十月革命,标志着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全球现代化格局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现代化形式,就是在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地域,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通过创造工农联合专政的政治前提及国有财产制度,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苏联现代化模式在 20 世纪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仅在 20 世纪 30 年代,通过两个半五年计划(苏德战争打断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执行),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打败了法西斯,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也扩展到东欧及亚洲、拉美、非洲一些国家。毋庸置疑,苏联现代化模式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科学地审视自身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更没有形成一种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问题或是讳疾忌医,不许触及;或是只在技术层面上修修补补。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治标不治本,造成了更大、更难化解的问题,致使问题层累叠加,最终压垮了制度本身。

从彼得改革到普京执政,对于俄国而言,改革既是现代化的驱动器,也是俄国特质的彰显机制。俄国现代化进程由彼得改革所启动,以后各种名目的改革纷至沓来,与俄国历史如影随形。这表明,俄国现代化内在的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由改革来解决,到了改革也无济于事的阶段,革命就不期而至,既有的一切推倒重来。如此往复,根源于俄国现代化的路径依赖。